

續修古今考略



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編纂委員會編

續修四庫全書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三〇〇·子部·西學譯著類

社會通詮二卷 [英]甄克思撰 嚴復譯 一

格致總學啟蒙三卷 一一五

幾何原本十五卷 [西洋]歐幾里得撰 [意]利瑪竇譯 [明]徐光啟筆受 [英]偉烈亞力續譯

[清]李善蘭筆受 一四七

談天十卷首一卷附表一卷 [英]侯失勒撰 [英]偉烈亞力譯 [清]李善蘭刪述 [清]徐建寅續述 四九九

天文摘要二卷 [美]赫士編譯 [清]周文源述 七二一

冶金錄三卷 [美]阿發滿撰 [英]傅蘭雅譯 趙元益述 八〇三

21135102

社會通詮

〔英〕

嚴甄克思
復譯撰

據清光緒二十九年石印嚴侯
官先生全集本影印原書版框
高一七二毫米寬二四四毫米

序

侯官先生所譯社會通論十四篇為英人甄克思所著。其書臚殊俗之制以證社會之原理。疑若今之急務者然。然曾佑讀之以為今日神州之急務莫譯此書若。比其故嘗微論之神洲自甲午以來識者嘗言變法矣。然言變法者其所志在救危亡而沮變法者其所責在無君父。夫救危亡與無君父不同物也。而言者輒混煩燒喧不可以理至。於今益急。向者以其爭為不可解。乃今而知其不然。蓋其文雜者皆羣學精微之所發見。而立敵咸驅於公例而不自知耳。自生人之朔以迄於今。進化之階層無量。位一位中當其際者各以其所曲為天理人情之極。而畔之則人道於是終有終其身不聞異說。見異俗者或見焉聞焉。乃從而大笑之。如是者。自其恆昇之所服習者言之。則命曰政治。自其神智之所執著者言之。則命曰宗教。宗教政治必相附麗。不然不可以久。其由甲政治以入乙政治也必有新宗教以應之。而其將出乙政治以入丙政治也。例先微撼其宗教。而後政治由之而蛻。未有舊教不裂而新政可由中而蛻者。故其宗教與政治附麗密者其蛻難。此人天之大例矣。人之於宗法社會也。進化所必歷也。而歐人之進宗法社會也。最遲其出之也。獨早則以宗教之與政治附麗疏也。吾人之進宗法社會也。最早而其出也。歷五六年。望之且未有底。則以宗教之與政治附麗密也。故我國宗法社會。自黃帝至今可中分之為二期。秦以前為一期。秦以後為二期。前者為麤。後者為精。而為之鉸鍊者。厥惟孔子。孔子以前之宗法社會。治自古昔至孔子時已與時勢不相適。故當時瑚瑋之士各思以其道易之。顯學如林。而孔墨為上。首墨子尊賢貴義。節葬兼愛。皆革宗法社會之勁者。然而興督谷太庚格而不行。而孔子之說遂浸淫以成國教。孔子之術其的在於君權。而徑則由於宗法。蓋藉宗法以定君權。而非借君權以維宗法。然終以君權之借徑於此也。故君權存而宗法亦隨之而存。斯託始之不

可不慎矣。美以明其然也。昔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。而仲弓即子弓。南面即帝王之術。子弓之傳為荀卿書二十篇。與史記李斯傳其旨密合。夫李斯學帝王之術於荀子。既知六藝之歸。相其君以王於天下。其為術。皆昔所聞之於荀子者也。觀其大一統。尊天子。抑臣下。制禮樂。齊律度。同文字。攘夷狄。重珍符。壹是衷於孔教。博士具官。參於議政。西京師說。濫觴於茲。尊寵用事。抑又不逮。至於焚書坑儒。以吏為師。尤闊宏悔。蓋自此以前。孔學為私家。儒分為八。未為害也。自此以後。孔學為國教。是非之準。主術之原。悉由於此。不能不定於一尊。焚書所以絕別。本坑儒所以除私師。以吏為師。即博士所以鎖定解基督教舊教。行於羅馬。實具此例。可謂誠證也。不甯惟是。中庸為子思形容聖祖之德。其中君子並指孔子。書稱君子之道。造端於夫婦。蓋君子以前人倫之道。有忠臣孝子而無貞女。表章貞女事。始於秦史記貨殖傳。已寡婦清。能用財自衛。不遭侵暴。始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。為寡女懷清臺。又本紀二十八年。泰山刻石。稱男女順禮。同年琅琊臺石刻。稱合同父子。三十七年會稽刻石。稱有子而嫁。倍无不貞。防隅内外。禁止淫泆。男女絜誠。夫為寄殲。殺之無罪。男秉義程。妻為逃嫁。子不得母。凡此之文。每與并一天下。並書。故知秦人亦視此為自我作始也。自此以往。有貞婦以為忠臣孝子之後盾。而五倫之制。始確立而不可疑。此皆實施君子之道之證。自漢以來。用秦人所行之主術。即奉秦人所定之是非。秦之時。一出宗法社會。而入軍國社會之時也。然而不出者。則以教之。故曰鈴鐺嚴。惟孔子也。政治與宗教。既不可分。於是言政政者。自不能不波及於宗教。而教。危亡與無君父二說。乃不謀而相應。始膠固。繆繆而不可理矣。夫歐人之變法。爭利害耳。而其慘礮已如此。我國之變法。乃至是。非宜其難。阻之百出也。雖然。人心執著之理。不可以口舌爭。惟臚陳事物之實跡。則執著者久而自悟。泰西往例。莫不如斯。今使示之以天下殊俗。無不由此一境。而此一境者。其原理何如。其前途又何如。則將恍然有悟於社會遷化之無窮。而天理人情之未

可以一格泥而宗教之老漬化矣。或者蛻化有期，而鐵血又可以不用乎？此吾人所以歌舞於社會通誼之譯也。

光緒癸卯十二月 錢塘夏曾佑序

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西學譯著類

原序

夫言治制之書多矣。而原始要終。取古今社會之所實行者以為敗闕人盡能讀之書。則不佞所未嘗見也。故是篇之作。所與前人異者。其端在此。而所尤重者。凡有所述。皆社會已然之實跡。自其已然。為推其所以然。若夫當然未然。雖賢智者。患議之。所及。英主睿民。所經緯禱祈而不克至者。則未及焉。庶幾所謂實事求是者。或曰。思議者。事業之母也。言治制而置所思議。經緯禱祈者。是取其子而遺其母矣。則應之曰。是固然。然而意之所斯。與事之所立者。未可以一也。著其所已立。以視其所窮。便騎差數馬。則真得失之林。而言治道者之所鏡也。或又曰。社會非域中大物耶。而為之通論。視其書畫百數十版耳。以芥子而收須彌。其勢不止於疏且漏也。則應之曰。是不然。文之為理也。其義猶微。其言猶簡。正惟其為大物。故可以為小書。此正書若反者也。且夫學有通有微。通者挈綱維流變。自繁赜而觀其會歸者也。微者剖體分肌。致一曲之誠。自同物而指其殊趣者也。如今吾書通也。非微也。學者若以是為未鑒。而欲進其微者乎。有不佞之中古政法論。在時教主降生一千九百年。孟歐甄克思序於鄂斯福園學。

譯者序

異哉吾中國之社會也。夫天下之羣衆矣。夷攻進化之階級。莫不始於圖騰。繼以宗法。而成於國家。方其為圖騰也。其民漁獵。至於宗法。其民耕耘。而二者之間。其相儻而轉變者。以遊牧。最後由宗法以進於國家。而二者之間。其相受而演化者。以封建。方其封建。民業大抵猶耕耘也。獨至國家。而後兵農工商四者之民備具。而其羣相生相養之事。乃極盛而大和。强大蕃衍。而不可以剋滅。此其為序之信。若天之四時。若人身之童少壯老。期有遲速。而不可或失者也。吾嘗攻歐洲之世變。希臘羅馬之時。尚矣。至其他民族。所於今號極盛者。其趾封建。略當中國唐宋間。及其去之也。考法若文。皆僅僅前今一二百年而已。何進之銳耶。乃還觀吾中國之歷史。本諸可信之載籍。由唐虞以訖於周。中國二千餘年。皆封建之時代。而所謂宗法。亦於此時最備。其聖人宗法社會之聖人也。其制度典籍。宗法社會之制度典籍也。物窮則必變。商居始皇帝。李斯起而郡縣封域阡陌。土地燔詩書。坑儒士。其為法欲國主而外無咫尺之勢。此雖霸朝之事。侵奪民權。而迹其所為。非將轉宗法之故。以為單國社會者歟。乃由秦以至於今。又二千餘歲矣。君此土者。不一家。其中之一治一亂。常自若。獨至於今。稽其政法。審其風俗。與其秀桀之民。所言議思惟者。則猶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。然則此一期之天演。其延緣不去。存於此土者。益四十數百載而有餘也。嗟乎。歐亞之地。雖異名。其實一洲而已。殊類異化。並生其中。苟溯之遠古之初。又同種也。乃世變之遷流。在彼則始違而終歸。在此則始歸而終違。固知天演之事。以萬期為須臾。然而二者相差之致。又不能為無因之果。而又不能不為吾羣今日之利害。亦已明矣。此不佞泛譯是編。所為數番擲管太息。繞室疾走者也。光緒癸卯十一月侯官嚴復序。

社會通詮目錄

開宗

社會形式分第一

蠻夷社會一

圖騰辟制分第二

宗法社會二

宗法通論分第三

豪擾禽獸分第四

種人羣制分第五

耕稼民族分第六

工賈行社分第七

國家社會三亦稱軍國社會

佛特封建分第八

國家初制分第九

產業法制分第十

國家之形法權分第十一亦稱法權

國家之議制權分第十二亦稱憲權

國家之行政權分第十三亦稱政權

治制不同分第十四

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西學譯著類

英國魏克思著

開宗

社會形式分第一

治制社會界說 治制者。民生有羣。羣而有約束刑政。凡以善其羣居相生相養者。則立之政府。而治制者。政府之事也。社會者。羣居之民。而有其所同守之約求。所同新之境果。是故偶合之衆雖多。不為社會。萍若而合。繁若而散。無公私之達義。無同求之幸福。經制不立。無典籍載記之流傳。若此者。幾不足以言羣。愈不足以云社會矣。

社會等差 社會之等差次矣。宗教學術。懋遷行樂。無一不可為社會。靈山法會。基督教徒。教之社會也。庠序黨塾。學之社會也。為懋遷。若今之公司。為行樂。則城西之遊邸。推之。是一宗都。以締合同人。皆社會也。其物公私大小不同。然亦各有其法度。章規。以部勒統治之。而後有以達其宗旨。然則治制固不必國家。而後有。然吾黨治區治制之名。以專屬國家者。以其義便。而國家為最大最尊之社會。關於民生者。最重最深故也。夫國家之為社會也。常成於天演。實異於人為一也。民之入之。非其所自擇。不能以意為去就。其得自擇去留。特至近世而後爾耳。然而非常道。二也。為人道所不可離。必各有所專屬。三也。其關於吾生最切。養生送死之富順。身心品地之高卑。皆從其物而影響。四也。為古今人類羣力羣策所扶持。莫不力求其強立而美善。五也。此五者。皆他社會之所無。而國家之所獨具者。是故國軍稱則曰國。雙稱則曰國。者。最完最尊大之社會也。若大不列顛。若法蘭西。若荷蘭。若俄羅斯。若高麗。宇內無慮數十。是數十之所守。所行。謂之治制。此最新定之義也。雖然。使吾黨之數十國之歷史。而致稽之。將見是數十者。非古遠同於今所云也。實從其至異之形式。經數千年天演之遞變。乃漸即於今形。古與今其制度。乃大異。

古今社會之異 古今社會。莫不有所以係屬其民者。今社會所以係屬其民者。曰軍政。此於徵兵之國最易見也。法德之民。最重過犯。莫若逃軍。若反戈從逆。攻其宗國。斯為大逆。至若英國。其兵以募不以徵矣。顧以軍政係民。則異名而同實。王若后仗臣佐。蒙扶之憲典。有急得詔。通國男子執兵。此不諱之柄也。假使英民有為敵國戰者。朝被執。夕以逆民死矣。凡此皆以軍

政係民之實據也。惟古之社會則不然。其所以係民非軍政乃宗法也。宗法何？彼謂其民皆同種也。皆本於一宗之一血胤也。顧此於寡小之民族或信耳。至於歷世滋大，則姑以為同種血胤而已。當此之時，民有顯然容納非種者，一國共誅之。雖有久居都壤與之通商，乃至與之同仇而敵愾，不以此故得入其國為編氓也。拿破崙法典曰：生於法土斯為法民。此重國社會與宗法社會之所絕異而不可混者也。古以宗法係民者，莫著於猶太。乃今國亡久矣。雖散居各土，而宗法之制猶存。惟古昔羅馬貴族齊民之爭，今日杜國布阿士蔚藍德之江湖厥所由，皆緣種族。英國方諾曼未渡海之先，其特之愛爾蘭西衛兩種，而前三百年之蘇格蘭山郡其邦族羣，皆宗法社會也。

太古社會 前輩攷社會之原，大較至宗法之制而止。意謂以宗繫民，其制最古。故其言社會也，由一國而為一種，由一種而為一家。至矣後以加矣。半期以來，科學日精，而寰區漸闢。稍稍以舊說為不然，知社會更有進於宗法之一境。而其演進實象亦與舊說懸殊。此其所闡甚鉅。於支界治制皆為新闢之奧區也。顧專科倫俗之書，不少慨見耶？其景象於習常之人，意亦難以逼真。是以今之為論，其詳不可得聞。僅能著其大略。所幸幽貧之阻，如是太古社會，尚有一二存者，而討者之勤，雖親歷險遠，冒死而猶能躬驗其實。傳寫圖書，故其情狀較然可述。學者向稱此等為圖騰社會。顧圖騰之名，稍不利俗。鄙意不若即稱蠻夷社會，謂之蠻夷者，絕無蠻夷族之義，特以見其為太古人類居狉榛之世云爾。

嚴復曰：圖騰者，蠻夷之徵識，用以自別其衆於餘眾者也。北美之赤狄，澳洲之土人，常畫刻鳥獸蟲魚，或草木之形，揭之為恒表。而臺灣生番亦有牡丹楨榔諸社名，皆圖騰也。由此推之，古書稱閩為蛇種，盤瓠犬種，諸此類說，皆以宗法之意推言圖騰，而蠻夷之俗實亦有篤信圖騰之物為其先者，十口相傳，不自知其為怪誕也。

故稽諸生民歷史，社會之形式有三。曰蠻夷社會。亦稱圖騰社會。曰宗法社會。亦稱國家社會。曰國家社會。亦稱軍國社會。是編所論，本其最初降成令制所重者，即社會天演之常，以跡其蛻嬗，徐及之致。非於三者有專詳也。蓋社會之為物，既立則有必趨之勢，必循之軌。即或不然，亦必有特別原因之可論。其為至順而不可亂如此。顧不佞欲以區區一卷之書，盡其大理，議者將謂其侈廓落之談，而無與於其學之精要。雖然，吾往者不既云乎？學之為道，有通有微。通者，瞭遠之璇璫也；微者，顯微之測驗也。通之失在濶，微之失在狹。故燭火可燬室，而不可以觀敵。明月利望遠，而不可以細書。亦在用者之何如耳。彼徒執顯微之管，以觀物者，又烏識璇璫。

之為用大乎。善夫吾師之言也。後世科各為學，欲並舉衆科，詣其極人道所必不能者也。惟於所有諸科，各得其一二，而於一二之科，則罄其所有。此生今學者所必由之途術也。意讀者欲於治制之科，得其一二者乎？則不佞是篇或有當也。

本書裁制，行於北部森林之中，無圖識，無指南，雖終古蹀躞其中，而不得出可也。五洲社會之歷史，其繁浩不翅北部之森林也。使無裁制以先定其論述之義法，將宇宙之大，民族之多，言無統紀，輕重失宜，而卒同於無述，則義法之裁制尚矣。雖然，其將何道之由？

法度經制。今夫一社會之立也，或有文字，或無文字，實皆有其歷史。歷史者，何所以載其演進發達之階級也。顧載矣，而其中有去而不留者焉。有立而久存者焉。即去而不留者，非於社會無效果也。然每渾而無跡，或微而難知。其立而久存者不然。孕育輪囷，歷千載而其效愈見。則法度經制是已。故法度經制者，社會之機杼也。得此而後有其組織之事，禮刑政教官府兵賦。倫位爵祿，皆此物也。羣學之家，以社會為有生之大品。法度經制者，又社會之股肱心膂矣。雖咸出於人為，而其理實同於天設。物體羣體二者，皆有其官司，為之翕歛，為之導化，為之保持，又皆有生病老死之可言。知此，則吾書之義法定矣。

社會命脈。雖然，法度經制重矣，而其於社會也，猶官骸藏府之在一身而已。一身官骸藏府而外，不有其尤重者乎？則生命是已。生命即在動植，尚未有稟然為之界說者。矧其在社會之最繁，故欲致社會而得其命脈之所存，莫若先為其形下，以致其形上。然則法度經制果不可緩也。竭舌心思耳目之力，於法度經制，得其所以萌孽進長，而漸即於今形者，庶幾有以盡其物之性與。

專言治制。深演完備之社會，其為法度經制至衆。有政，有工商，有宗教，有教育，使一一而詳之。一科所未暇也。吾是書所欲講者，在治制。凡所以合群馭衆者，皆所論也。生養之制，行政之經，將溯其最初以馴，至於今有，則以是為吾書之義法云爾。

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西學譯著類

一一